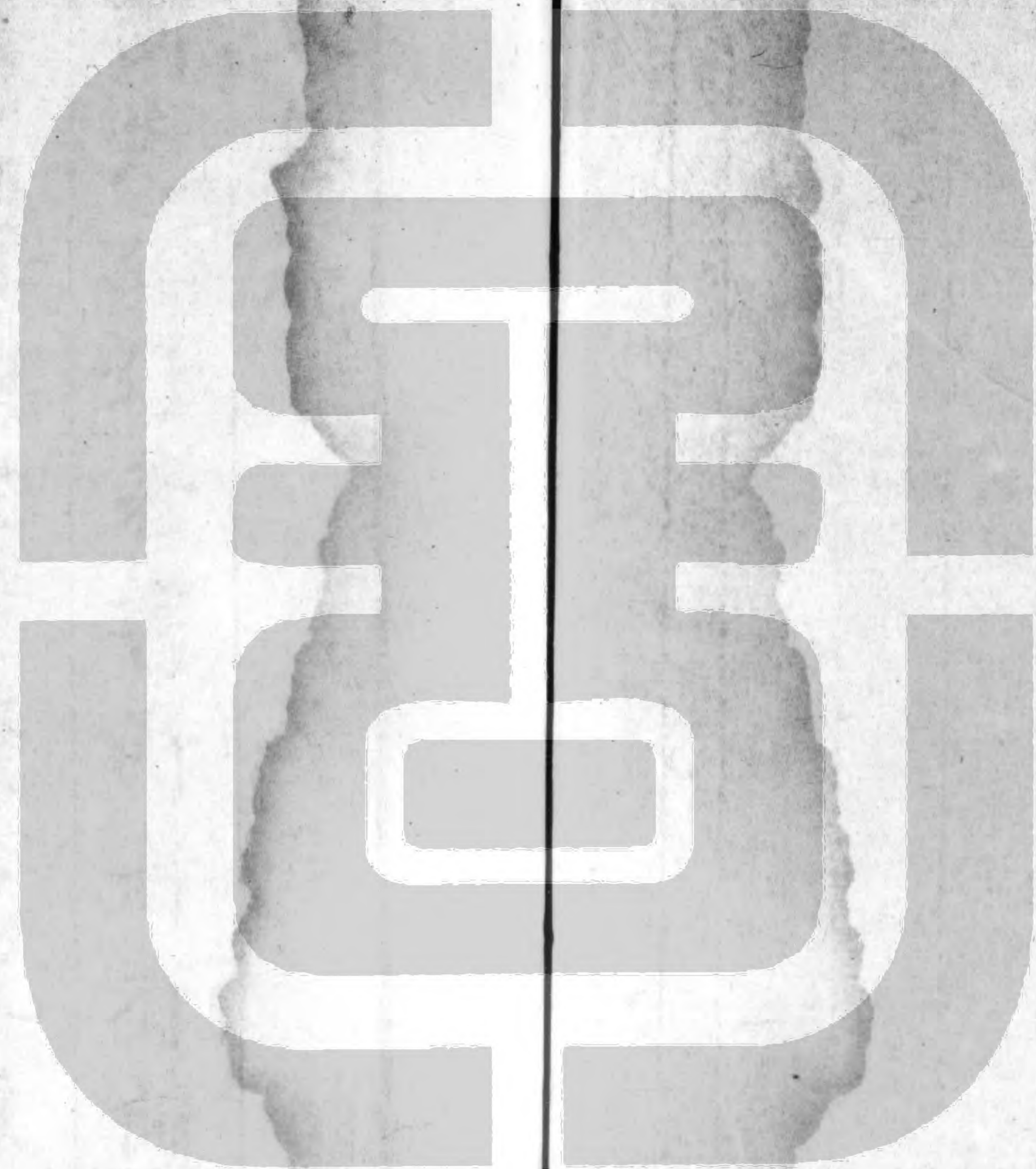


灼艾集

卷一



灼艾集序

鹿園先生好著書所著有讀學庸畧
語孟畧有讀老子贅言玩鹿亭稿諸
集而尤精於內典譚性命而窮要妙
出玄入微遠則伯仲道州河南近則
頡頏餘姚增城使見于三事六卿之
間將必有道德佐



人主之効乃以世爵至兩總漕政拜都督稱名臣其見之漕河疏析

國家利病至今心計之臣不能外其遺構風畫碩先生善病病輒休則又時時手一編漁執獵裨取瑜弃瑕久而成集題之曰灼艾薦紳學士尤喜讀其書至紙敝墨渝久而漫滅不可讀會其家孫

邦亨叅浙西戎事次第刻其集為名山之藏者別有序并刻是書寓書于予請序之余惟名碩之所見于世者二大之流鴻樹駿為社稷不朽之稱則土直一世之文章而點其思次之則摠統道德性命之譚皇王經濟之術成一家言則弁髦一世之事功而點其勞即所稱結撰之家

述而不作則又糜金屑玉錯繡綴錦自
命焜耀以為麗而履虛蹈險徵幽語怪
瑰瑣爾字者至不可解以為奇摠無關
于世教而或者宗本六執臚列古之仁
聖賢人以比于盤盂箴砭者又使人讀
不能竟卒以罷去若是者何蓋皆以書
集者也非能集書者也惟先生之學粹

然一本于自得其見之實政實事者既
以稱不朽矣而退休之年老無廢日吟
誦披閱之暇乃出是集用物雖弘取材
甚精若堪輿氏覽天下山川陸海之形
方里堂坊指點尺寸之真無不孚靈毓
奇又若尚方之工聚金集鏐盤匝釧鏤
敗鼎壞壘鎔以陰陽之炭鞴以天地之

治入靡不有而出靡不精一一肖物之
形而光彩煥發見新而忘故故今讀先
生是集者若挹先生之鬚眉于座上也
蓋其御物不疑若宋廣平節畱淡泊若
仇泰然拯飢濟荒若范文正急流勇退
若韓忠武居洛著書若司馬端明超生
死後如劉元城生平之貞行誠心若自

肖其貌而筆之書語云惟其有之是以
似之其先生之謂乎勲名文章可謂兼
之貞有其文武矣後之讀是集者無以
非先生之結撰而不足以見先生也為
序之

萬曆辛丑秋日前進士天官尚書郎
武林錢養廉書於貽清堂

灼艾集目錄



灼艾集目錄
卷一

唐語林

捫虱新話

鶴林玉露

凍水迂書

龍舒子

齊東野語

平江記事

尚論編

漫叟拾遺

南溪詩話

夢谿筆談

全唐詩話

王子年拾遺記

省心錄

芥隱筆記

因話錄

吳禮部詩話

卷二

世說新語

霏雪錄

南郭子

荆谿林下偶談

自警編

譚子

續觀感錄

玄敬詩話

韻語陽秋

聽雨紀談

草木子

艾子

養生類纂

三餘贅筆

灼艾集目錄終

灼艾集卷之一

四明萬表選集

男達甫訂証

孫邦字重梓

唐語林

玄宗時重午日勅賜丞相鍾乳宋璟命子弟將此附
醫人合鍊對曰上之所賜必當珍異附其家必遭竊
匿璟曰持誠示信尚懼見猜以猜示人其可得乎爾
勿以此待人。恥受人欺者看眼

谷那律貞觀中為諫議大夫褚遂良呼為九經庫永
徽中常從獵途中遇雨高宗問雨衣若為得不漏那

律曰能以瓦為之不漏也意不為畋獵高宗深賞焉
賜帛二百疋

陸少保字元方曾於東都賣一小宅家人將受直矣
買者求見元方告其人曰此宅子甚好但無出水處
買者聞之遽辭不買子姪以為言元方曰不爾欺之
也

誠學

唐公臨性寬仁多恕嘗欲吊喪令家僮歸取白衫僮
僕誤持餘衣懇未敢進臨察之謂曰今日氣逆不宜
哀泣向取白衫且止之又令煮藥不精潛覺其故又
謂曰今日陰晦不宜服藥可棄之終不揚其過失

韋丹少在洛陽嘗騎驢至中橋見數百人喧集水濱
迺魚者網得大龜繫之橋柱丹不忍問曰幾錢可贖
曰五千丹曰吾驢直三千可乎於是與之放龜于水
徒步而歸

大曆中初關東飢疫人多死滎陽人郭損率有力者
每鄉為一大墓以塋棄尸謂之鄉塋翕然有仁義之
聲

劉玄佐嘗為將相其母月織縑一疋示不忘本每觀
玄佐視事見縣令走階下退必語玄佐嘗為將相吾
向見長官白事卑敬不覺恐悚思汝父為吏本縣時

常畏長官汗悚今爾當廳據案待之亦何安也因喻
以朝廷恩寄之重須務捐軀故玄佐終不失臣節
尚書左丞相李廙有清德其妹劉曼妻也曼方秉權
嘗造廙廼至寢室見其門簾甚弊迺令人潛度廣狹
以鹿竹織成加緣飾將以贈廙三携至門不敢發言
而去想見如何

捫虱新話

予嘗愛劉道原能自攻其過云平生二十失佻易辨
急遇事輒發矜介剛直忿不思難說古非今不達時
變疑滯少斷勞而無功妄自標致擬倫勝已疾惡太

甚不恤怨怒事上方簡遇下苛察直語自信不遠嫌
疑執守小節堅確不移求備于人不恤咎怨多言不
中節高談無畔岼減否品藻不揜人過惡立事隨衆
好更革應事不揣已度德過望無紀交淺言深戲謔
不知止任事不避禍議論多譏刺論事無機械行止
無規矩人不忤已而隨衆毀譽事非大害而憂患太
過以君子行義責望小人此二十失者予亦有之疑
最甚者佻易辨急遇事輒發矜介剛直忿不思難疑
滯少斷勞而無功疾惡太甚不恤怨怒直語自信不
遠嫌疑求備於人不恤怨咎減否品藻不揜人過交

淺言深戲。詭不知止。臨事無機械。行止無規矩。人不忤已而隨衆毀譽。以君子行義責望小人。

道原又云有十八蔽言。大而智小好謀而踈闊。劇談而不辨慎密而漏言。尚風義而齷齪樂善而不能行。與人和而好異議。不畏強禦而無勇。不貪權利而好躁進。儉嗇而徒費。欲速而遲鈍。識暗強料事非法家。而深刻樂放縱而拘小禮。樂易而多憂。畏動而惡靜。多思而處事乖忤多疑。而數為人所欺。此十八蔽者。予亦有之。其中有可自恕者。智小而言大。言踈闊而實無謀。賓客滿座而不喜談。辨與人寡合而未嘗異。

議遇喜而不自樂。多難而不憂。率爾動靜而未嘗有意。以無思處事多忤。以無疑故數為人所欺。其最可自責者。尚風義而齷齪。不畏強禦而無勇。儉嗇而徒費。欲速而遲鈍。予每以此自攻。其過亦如道原。遇未嘗不悔。既悔復然。亦不知其所以然也。

予又嘗愛吳處厚。能論相。云心相有三十六善。夫人嘗言。意氣求官。自如此一也。有剛有柔二也。慕善近君子三也。有美食分人四也。不近小人五也。常行陰德事方便六也。能治家七也。不厭人乞覓八也。利人克己九也。不遂惡貪殺十也。聞事不驚張十一也。與

人期不失信十二也不改行易操十三也夜卧不便
睡着十四也馬上去不回頭十五也人不憎怒十六
也不文過飾非十七也任事周匝十八也不忘人恩
十九也有大量二十也不毀善害惡二十一也濟人
急難二十二也不助強欺弱二十三也不忘故舊二
十四也為事衆人用之二十五也不多言妄語二十
六也得人物每事慚愧二十七也語有叙二十八也
當人語次不先起二十九也常言善事三十也不嫌
惡衣食三十一也方圓隨時三十二也行善不倦三
十三也知人飢渴勞苦三十四也不念舊惡三十五

也竭力救難三十六也三十六善全者位極人臣壽
考永終不全則福禍相抑盖有之固非外事無之實
為累德予故嘗以二十失十八蔽自攻其過以後三
十六善自飾其明

鶴林玉露

朱文公告陳同父云真正大英雄人却從戰戰兢兢
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血氣粗豪却一點使不
着也此論於同父可謂頂門上一針矣予觀大禹不
矜不伐愚夫愚婦皆謂一能勝予而鑿龍門排伊闕
明德美功被千萬世周公不驕不吝勞謙下士而東

征三年赤舄几几履譏歷變平安周室孔子恂恂於鄉黨在宗廟朝廷似不能言者而却萊夷墮三都誅少正卯便有一變至道氣象此皆所謂真正大英雄也後世之士殘忍尅桼能聚斂能殺戮者則謂之有才開隣罵坐無忌憚無顧藉者則謂之有智一旦臨利害得喪死生禍福之際鮮有不顛沛錯亂震懼隕越而失其守者况望其立大節弭大變撐柱乾坤昭洗日月乎此無他任其氣稟之偏安其識見之陋驕恣傲誕不知有所謂戰戰兢兢臨深履薄之工夫也夫自大舜稱禹不過勤儉兩字况下于禹者可以不勤

不儉乎予嘗論儉有四益勤亦有三益蓋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一夫不耕必受其飢一婦不蠶必受其寒是勤可以免饑寒也農民晝則力作夜則頽然甘寢故非心淫念無從而生晉公文文伯之母曰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淵明詩曰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殫疲而無異患于是勤可以遠淫辟也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周公論三宗文王之壽必歸之無逸呂成公釋之曰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明內守而不浮是勤可以致壽考也

人之狂惑失其本心有大可笑者南史范雲初為陳武帝屬官武帝九錫之命在旦夕雲忽感寒疾恐不獲預慶事召徐文伯診視以實懇之曰可便得愈乎文伯曰欲便痊甚易政恐二年後不復起耳雲曰朝聞道夕死猶可况二年乎文伯廼以火燒地布桃葉設席置雲其上頃刻汗解裹以溫松翌日有瘳雲喜甚文伯曰不足喜也越二年果卒夫老子曰身與名孰親况于榮賚外物有道之士蓋視為塵垢糝糠借曰所見未超未能忘情則亦有此身廼可有此榮賚也今雲欲預九錫之慶廼甘心促壽愈疾以逆所謂

皮之不存毛將安傅豈不愚惑之甚哉

古詩云一日看除目三年損道心予謂人患道心不存耳道心果存豈看除目所能損哉彼慕膾鯁餌之念洗滌未淨徃徃身寄山林而心存朝市跡履泉石而意繫軒冕視山林泉石反若籠檻桎梏宜其看除目而心為之損也特所損者人心耳豈道心哉伊川曰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曲肱飲水樂在其中矣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朱文公云良其背是止于止行其庭是止于動不獲其身是無與於已不見其人是亦不見人無人無心但見是此道理各止其所

也止而至于如此其誰能動之昔有僧居深山中山鬼百計害之或誘以淫聲美色或眩以珍羞玩好或懼以奇形異物或脅以刀鋸炮烙僧皆不為之動久之迺寂然無有或問其故僧曰山鬼之伎倆有盡老僧之不聞不見無盡此即所謂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心安如是又豈除目所能損哉

葉水心曰國初宰相臺諫侍從莫敢議之至韓琦范仲淹始空賢者而爭之天下議論相因而起朝廷不能主令而勢始輕雖賢否邪正不同要為以下攻上為名節地可也而未知為國家計也然韓范既以此

勝及其自用事臺諫侍從方襲其迹朝廷每有一事則是非蜂起譁然不安蓋韓范之所以攻人者卒其所以受攻而無以處此是以雖有志而無成也范公當國不久韓公當國時最被司馬溫公激惱然韓公包容聽受無幾微見於顏面常朝一不押班王陶至便指為跋扈而公亦無愠色蓋已為侍從臺諫則能攻宰相之失已為宰相則能受侍從臺諫之攻此正無意無我人已一致之道實賢人君子之盛德亦國家之美事也豈有已則能攻人而人則不欲其攻已哉諺云吃拳何似打拳時此言雖鄙實為至論

象山與羅春伯書云宇宙無際天地開闢本只一家
來書廼謂自家屋裡人不亦陋乎謂之自家不知孰
為他家古人但問是非邪正不問自家他家君子之
心未嘗不欲其去非而就是舍邪而適正其怙終不
悛則當為夫之上六矣舜于四凶孔子于少正卯亦
治其家人耳象山此論可謂渾厚高明
有僧住山或謀攘之僧乃掛草鞋一雙于方丈前題
詩云方丈并頭掛草鞋流行坎止任安排老僧脚底
從來闕未必骷髏就此埋予謂士大夫去就亦當如
此楊誠齋立朝時計料自京還家之費貯以一篋鑰

峻絕。

而置之卧所戒家人不許市一物恐累歸擔日月若
促裝者予又聞昔有京尹忘其名不攜家唯弊篋一
擔每晨起則撒帳捲席食畢則洗鉢收箸以拄棒撐
弊篋于廳事之前常若逆旅人將行者故擊搏豪強
拒絕宦寺悉無所畏

杜少陵詩云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傾
銀注玉驚人眼共醉終同卧竹根蓋言以瓦盆盛酒
與傾銀壺而注玉杯同一醉也尚何分別之有由是
推之蹇驢布韉與金鞍駿馬同一遊也松床莞席與
繡帷玉枕同一寢也知此則貧富貴賤可以一視

伯夷不立于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可謂離世絕俗矣然不念舊惡未嘗流于刻薄也柳下惠視袒裼裸裎焉能免我可謂和充同塵矣然不以三公易其介未嘗流于苟賤也此其所以為百世師歟東漢徐孺子矯矯特立諸公薦辟皆不就然及薦辟者死矣雞漬酒萬里赴弔於清高不混俗之中有忠厚不忘息之意其為東漢人物之冠冕不亦宜乎

有日者謁黃直卿云善美星數知人禍福直卿云吾亦有箇大美數書曰惠迪吉逆凶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大學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

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此個數亘古今不差豈不優于予之美數乎

真西山論菜云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一日不知此味予謂百姓之有此色正緣士大夫之不知此味若自一命以上至于公卿皆得咬菜根之人則當必知其職分所在矣百姓何愁無飯吃伊尹祿之以天下不顧也繫馬千駟弗受也天下信之久矣故事湯事桀廢辟復辟不惟天下不以為疑而桀與太甲亦無一毫疑忌之心後世惟諸葛武侯有伊尹風味觀其告後主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

田五十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寸尺若死之日不使庫有餘帛廩有餘粟以負陛下觀此言則其視富貴為何等物故先主臨終謂之曰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然君可自取非先主照見孔明肝膽其肯羨此言雖然先主孔明魚水相得發此言無難也此言之羨後主與左右固皆聞之矣後主非明君也左右非無讒慝也孔明所謂諸有作奸犯科者宜付外廷論刑所以繩束左右者非不甚嚴也而當時曾無一人敢與單辭之謗後主倚信亦卒無纖芥之疑何哉只緣平生心事暴白

足以取信上下故也自三代而後可謂絕無而僅有矣

仇泰然守四明與一慎官極相得一日問及公家日用多少對以十口之家日用一千泰然曰何用許多錢曰早具少肉晚菜羹泰然驚曰某為太守居常不敢食肉只是吃菜公為小官廼敢食肉定非廉士自爾見疎子嘗謂節儉之益非止一端大凡貪淫之過未有不生于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淫是可以養德也人之受用自有劑量省嗇淡泊有長久之理是可以養壽也醉醲飽鮮昏人神志若疏食菜羹則腸胃清

苦節

虛無滓無穢是可以養神也奢則妄取苟求志氣卑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己無愧是可以養氣也故老氏以為一寶

苗劉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議舉勤王之師一夕獨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刃立燭後公知為刺客徐問曰豈非苗傳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曰然公曰若是則取吾首以去可也曰我亦知書寧為賊用况公忠義如此豈忍害公恐公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爾公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留事我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其姓名俛而不

等 瞻量何

荅攝衣躍而登屋屋瓦無聲時方月明去如飛明日公命取死囚斬之曰夜來獲奸細公後嘗于河北物色之不可得此又賢于鉅鹿矣孰謂世間無奇男子乎殆是唐劍客之流也

楊誠齋初欲習宏詞科南軒曰此何足習盍相與趨聖門德行科乎誠齋大悟不復習作千慮策論詞科可罷曰孟獻子有友五人孟子已忘其三周室去班爵之籍孟子已不能道其詳孟子亦安能中今之詞科哉

宋皇祐間吳中大飢范文正公領浙西迺縱民競渡

賑濟妙法
推類可為

與僚佐日出夔湖上諭諸寺以荒歲價廉可大興土木於是諸寺工作鼎新又新殿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劾奏杭州不恤荒政游宴興作傷財勞民公迺條奏所以如此正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使工技傭力之人皆得仰食于公私不致轉徙填壑荒政之施莫以為大是歲惟杭饑而不害近時莆陽一寺規建大塔工費鉅萬或告侍郎陳正仲曰當此荒歲寺僧剝歛民財興無益之土木公為此邦之望盍白郡禁止之正仲笑曰子過矣建塔之役寺僧能自為之乎莫非傳此邦之人為之也歛之于富饒之家散之于

貧窶之輩是小人藉此以得食而贏得一塔耳當此荒歲惟恐僧之不為塔也子迺欲禁之乎

唐司空圖書云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龍飛轡長相窘更恐乘危自着鞭戒好色自戕者也揚誠齋嘗詭好色者曰閻羅王未曾相喚子迺自求押到何也

慶曆中劫盜張海過高郵軍晁仲約令百姓歛金帛牛酒勞之海悅徑去不為暴事聞富鄭公欲誅仲約范文正不可富公愠曰方今患法不舉而多方阻之何以整衆范公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

火文集 卷之一
事柰何欲輕壞之他日主上手滑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富公不以為然其後自河北還朝不許入國門未測朝廷意終夜徬徨不能寐思范公語繞床歎曰范六夫聖人也

北魏主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益人神智先曰莫若書王荆公詩曰物變有萬殊心思纔一曲夫着一能讀書之心橫于胸中則錮滯有我其心已與古人懸隔矣何自而得其活法妙用哉呂東萊解尚書云書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精神心術盡寓其中觀書者不求其心之所在夫何益然欲求古人之

心必先求吾心廼可見古人之心此論最好真讀書之法也當時趙清獻公之折荆公曰皇夔稷契何書可讀此亦忿激求勝之辭未足以照荆公夫自文籍既生以來便有書丹書放勳三墳皆書也豈得謂無書哉特臯夔稷契之所以讀書者當允與荆公不同耳當時荅荆公之辭只當曰公若錮於有我之私不能虚心觀理稽衆後人是廼不能讀書也嗚呼荆公往矣後之君子窮而講道明理達而撫卹酬物謹無着一能讀書之心橫在胸中也哉
史殖貨傳曰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夫貪賈所得宜多

而反少廉賈所得宜少而反多何也廉賈知取知予
 貪賈知取而不知予也夫以予為取則其獲利也大
 富商豪賈若惡販夫販婦之分其利而靳靳自守則
 亦無大利之獲矣漢高帝捐四萬斤金與陳平不問
 其出入裂數千里地封韓彭無愛惜心遂能滅項氏
 有天下劉晏造船合費五百緡者給千緡使吏胥工
 匠皆有贏餘是皆得廉賈之術者也東坡曰天下之
 事成於大度之士而敗于寒陋之小人

涑水迂書

司馬溫公

迂夫曰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鍾鼓乎夫鍾鼓叩之

然後鳴鏗旬鐘鞞人不以為異也若不叩自鳴人孰
 不謂之妖邪可以言而不言猶叩之而不鳴也亦為
 廢鍾鼓矣

迂夫病鬢齒呻吟之聲達於四鄰通夕不寐有道士
 過之問曰子知病之所來乎曰不知也道士曰病來
 於天天且取子之齒以食食骨之蟲而子拒之是違
 天也夫天者子之所受命也若之何拒之其必與之
 迂叟曰諾於是齒與蟲惛然而寐一夕而愈

天雨迂夫出見飯車息于高蹊者指謂其徒曰是車
 也將覆不久矣行未十步聞謹聲顧見其車已覆其

徒謂曰子何用知之迂夫曰吾以人事知之夫天道
兩濤而蹊獨不濡又狹而高是衆人之所趣也而車
不量其力固狹擅高久留不去以妨衆人之欲進者
其能無覆乎禍有巨于此者奚飯車之足云
或問子能無心乎迂叟曰不能若夫回心則庶幾矣
何謂回心曰去惡而從善舍非而從是或知之而
不能徙以為如制悍馬如斡礪石之難也其靜而思之
在我而已如轉戶樞何難之有迂叟曰人情苦厭其
所有美其所不可得未得則美已得則厭厭而求新
則為惡無不至矣使知所未得盡已得所苦則庶幾矣

迂叟曰世之人不以耳視而目食者鮮矣聞者駭曰
何謂也迂叟曰衣冠所以為容觀也稱體斯美矣世
人舍其所稱聞人所尚而慕之豈非以耳視者乎飲
食之物所以為味也適口斯善矣世人取果餌而刺
鏤之朱綠之以為盤案之玩豈非以目食者乎

龍舒子

予嘗聞至人云人生衣食財祿皆是定數若儉約不
貪則可延壽奢侈過求受盡則終壽如人有錢一千
日用一百則可十日日用五十可二十日若恣縱貪
侈立見敗亡則若一千之數一日用盡可不畏哉易

稱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是天
地之大變化之妙鬼神之奧猶不能逃于數况于人
乎或謂人有廉儉而命促貪奢而壽長者何也廉儉
而命促者當生之數少也若更貪侈則愈促矣貪侈
而壽長者當生之數多也若更廉儉則愈長矣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制之若無斯為聖人節而
不縱可為賢人縱而不節是為下愚蓋殺生以資口
腹媮慾以喪天真二者更相助發因美飲食則血氣
盛血氣盛則媮慾多媮慾多則反損血氣血氣損則
又賴飲食以滋補是二者更相造罪也若欲省口腹

必先節媮慾若能節媮慾即可省口腹此乃安身延
年之道若能節而絕之則粗糲亦有美處矣若縱之
則人生受用之數有限限盡即早終矣

佛言受即是空謂受苦受樂及一切受用也如食列
數味放筋即空出多騶後既到即空終日遊觀既歸
即空又如為善事既畢其勤勞即空而善業具在為
惡事既畢其快意即空而惡業具在若深悟此理則
食可菲薄無過用殺害之冤債出可隨分無勞心苦
人之煩惱遊觀可息無放蕩廢事之慾尤善可勉為
無懈怠因循之失惡可力戒無恣縱慾讐之罪予喜

可澹人幾
分或云善
惡亦空宗
何

得此理故欲與人共之

齊東野語

韓忠武王以元樞就第絕口不言兵自號清涼居士時乘小驢放浪西湖泉石間至香林園蘇仲虎尚書方宴客王徑造之賓客歡甚盡醉而歸明日王餉以羊羔且手書一詞以饗之臨江僊云冬日青山瀟灑靜春來山煖花濃少年衰老與花同世間名利客富貴與貧窮榮華不是長生藥清閒不是死門風勸君識取主人翁單方只一味盡在不言中王生長兵間未能書晚歲忽若有悟能作字及小詞詩詞皆有

見趣信乎非常之才也

梓人掄材往往截長為短斷大為小畧無顧惜之意心每惡之因觀建隆遺事載太祖時以寢殿梁損須大木換易三司奏聞恐他木不堪乞以摸坊一條截用上批曰截你爺頭截你娘頭別尋進來於是止嘉祐中修三司內勅一項云敢以大截小長截短並以違制論即此勅也大哉王言豈區區斬一木哉是亦用人之術耳

朱承逸居嘗之城東門為本州孔目官樂善好施嘗五鼓趨郡過駱駝橋聞橋下哭聲甚哀使僕視之有

男子携妻及小兒在馬扣所以云負勢家錢三百千計息以數倍督索無以償將併命于此朱測然遣僕護其歸且自往其家正見債家悍僕羣坐于門因以好言諭之曰汝主以三百千故將使四人死于水于汝安乎幸吾見之耳汝亟歸告若主彼今既無所償逼之何益當為代還本錢可亟以元券來債家聞之慚懇聽命既如數取付之其人感泣願終身為奴婢不聽復以二百千資給之而去是歲生孫名服熙寧間中榜第二人仕至中書舍人次孫肱亦登第著名節即著南陽活人書者服子或即著萍洲可淡者遂

為吾鄉名族馬天之報善昭昭也如此

謝方叔惠國自寶祐免相歸江西寓第壬午正月公煥居無他忽報雙鶴相繼而斃公喟然嘆曰鶴既仙化余亦沒此逝矣於是區處家事凡他人負欠文券一切焚之沐浴朝衣焚香望闕遙拜次詣家廟祝白招親友從容叙別具有條理遂大書偈曰罷相歸來十七年燒香禮佛學神仙今朝雙鶴催歸去一念無慙對越天瞑目靜坐須臾而逝遺表來上特旨畫復元官恩數贈恤加厚焉生死之際亦近世諸公所無者

趙南仲以誅李全之功見于趙清臣史揆每左右之
遂留于朝其後恢復事起遂分委以邊面赴鎮之日
朝紳置酒以餞適有呈緣竿伎者曹西士賦詩云又
被鐸聲送上竿這番難似舊時難勸君着脚須教穩
多少傍人冷眼看未幾師果不競
昌化章氏昆弟二人皆未有子其兄先抱育族人一
子未幾其妻得子栩其弟言兄既有子盍以所抱子
與我兄告其妻妻猶在蓐曰不然未有子而抱之甫
得子而棄之人其謂我何且新生那可保也弟請不
已嫂曰不得已寧以吾新生與之弟初不敢當嫂卒

與之而二子皆成立長曰栩字景韓季曰詡字景虞
栩之子樵樵詡之子鑄鑿皆相繼登第遂為名族孝
友睦嫻之報如此婦人有識尤可尚也

平江記事

吳人自相呼為猷子每歲除夕羣兒繞街呼叫云賣
廢猷千貫賣汝癡萬貫賣汝猷見賣儘多送要賒隨
我來蓋以吳人多猷兒輩戲謔之耳吳推官嘗謂人
曰某居官久深知吳風吳人尚奢爭勝所事不切廣
置田宅計較微利殊不知異時反貽子孫不肖之害
故人以猷目之不亦宜乎

徐孝祥居吳江同里雖茅屋數楹而封石自然幽勝
有田數段足以供饘粥而已隱居好學不求仕進尚
文好客客至必留飲以故歲常釀酒數石而自奉則
布衣草屨泊如也一日後園徐步見封根一坎坍塌
諦視之下有石甃啟之皆白金也廼亟揜之一毫弗
取人無有知者幾三十年值至治壬戌歲大歉民不
聊生孝祥曰是物當出世邪廼啟其穴物皆如故日
取數錠收糴以散貧人所全活者不可勝計物盡廼
已女將適人惟荆布遺之而於藏中之物錙銖無犯
其子純夫以明經蒞解官至翰林供奉承旨孝祥封

如其官壽至九十七而卒

尚論編

嚴尊字君平西漢時人卜筮于成都市日閱數人每
依卦詞教人以忠孝日得百錢足以自養則閉肆下
簾而讀老子蜀人羅冲具車馬衣糧勸之仕君平曰
我有餘君不足柰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家萬金
子無擔石之儲何謂有餘曰吾嘗宿子家見子晝夜
汲汲無有足時我賣卜不下牀而錢數百塵埃厚寸
無所用之豈非我有餘乎
裘萬頃字允量不樂仕進以薦者召為司直在朝賦

新詩云新築書堂壁未乾馬蹄催我上長安兒時只道為官好老去方知行路難千里關山千里念一番風雨一番寒何如靜坐茅齋下翠竹蒼梧仔細看遂促歸

奇絕那得
不敬

司馬溫公置獨樂園當春明之際卉木繁秀許人觀之觀之者咸以錢與園丁呂直謂之茶湯錢積十千而納于公公怒曰吾豈少此哉直曰天地間只端明不愛錢耶于是剗一井亭以便行客亦不私其錢李儒明道中知絳州還朝閣門祗候李康伯謁之因謂曰舜工文學議論稱于天下諸公欲用為知制誥

乃祢薑桂

但宰相以舜工未曾相識蓋一往見之儒曰我若昔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以為翰林學士矣今已老大馬能隨羣逐隊趨炎附熱看人眉睫以冀推挽乎道之不行命也

劉器之為司馬公所重元祐間薦為館職謂器之曰足下知所以相薦否器之曰某獲從公游舊矣公曰非也某閑居足下時節問訊不絕某位政府足下獨無一書此某之所以相薦也

漫叟拾遺

天寶戊子中元子遊長安與丐者為友或曰君友丐

者不太下乎對曰古人鄉無君子則與雲山為友里
無君子則與松竹為友坐無君子則與琴酒為友出
遊于國見君子則友之丐者今之君子吾恐不得與
之友也丐者丐論子能聽乎吾既與丐者相友喻求
罷丐友相喻曰子羞吾為丐邪有可羞者亦曾知之
未也嗚呼于今之世有丐者丐宗屬于人丐嫁娶于
人丐名位于人丐顏色于人甚者則丐權家奴齒以
售邪妄丐權家婢顏以容媚惑有自富丐貧自貴丐
賤于刑丐命不可得就死丐時就時丐息至死丐
全形而終有不可丐者更有甚者丐家族于僕園丐

極矣

性命於臣妾丐宗廟而不耻丐妻子而無辭有如此
者不為羞哉吾所以丐人之棄衣丐人之棄食提甕
倚杖在于路傍且欲與天下之人為同類耳不然則
無顏容行于人間夫丐衣食貧也以貧乞丐心不慚
迹與人同示無異也此君子之道君子不欲全道邪
幸不在山林亦宜且甕杖隨我作丐者之狀貌學丐
者之言辭與丐者之相逢似丐者之無耻庶幾世始
能相容吾子無矯然取不容也于戲丐者言語如斯
可編為丐論以補時規

元子嘗問命于清惠先生先生曰子欲知命不如平

痛哉言乎

心平心不如忘情喏曰幸先生教之先生曰夫平心能正是非忘情能滅有無子何先焉曰請先忘情先生曰子見草木乎子見天地乎草木無心也天地無情也而四時自化雨露自均根柢自深枝幹自茂如是天地豈醜授而成哉草木豈憂求而生哉人之命也亦由是矣若夫若壽若賤烏可強哉不可強也不可強也不如忘情當學草木嗚呼上皇強化天下天下化之養之以道德道德偽薄天下亦從而偽薄嗚呼後王急濟天下天下從之救之以權宜權宜侈惡天下亦從而侈惡故起貪狗紛急之風以至於

今聖賢者兢兢然猶傷命性愚惑者恩恩然遂忘家國其由不審不通醜授憂求而已子不喻乎

南溪詩話

老杜詩當是詩中六經他人詩如諸子之流也杜詩有高妙語如云王侯與蟻蟻同盡隨立墮頽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可謂深入理窟晉宋以來詩人無此句也

富貴于人造物所斬人至晚景所貴者未免置第宅售妓妾以償其平生所不足者如樂天詩云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司空曙詩云黃金用

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讀此二詩使人凄然誠
不足為此

文王公舉越有戶曹孫君中舉子幼家貧公助之以
修歲百餘治巨舟差老行杖送歸住詩一絕戒其吏
曰過關津但以吾詩示之十口相携泛巨川來時爰
熱去後然聞津者要知名姓便是孤兒寡婦船

沈括

續呂陽羅縣有一杜生者不知其名邑人但謂之杜
五郎所居去縣三十餘里惟有屋兩間其一間自居
一間其子居之室之弃有空地丈餘即是籬門杜生

不出籬門凡三十年矣黎陽尉孫軫曾往訪之見其
人頗瀟灑自陳村民無所能何為見訪孫問其不出
門之因其人告曰以告者過也指門外一乘曰十五
年前亦曾到此乘下納涼何為不出門也但無用于
時無求于人偶自不出耳何足尚哉問其所以為生
曰昔時居邑之南有田五十畝與兄同耕後兄之子
娶婦度所耕不足贍迺以田與兄携妻子至此偶有
鄉人借此屋遂居之惟與人擇日又賣藥以具饘粥
亦有時不繼後子能耕鄉人見憐與田三十畝令子
耕之尚有餘力又為傭耕自此足食鄉人貧以醫自

比拔葵如何

老莊化身

給者甚多。自食既足，不當更兼鄉人之利。自爾擇日賣藥，一切不為。又問常日何所為，曰端坐耳。無可為也。問頃觀書否，曰二十年前亦嘗觀書，問觀何書，曰曾有人惠一冊書，無題號，其間多說淨名經，亦不知淨名經何書也。當時極愛其議論，今亦忘之。并書亦不知所在久矣。氣韻閒曠，言詞精簡，有道之士也。盛寒，但布袍草履，室中枵然一榻而已。問其子之為人，曰村童也。然質性甚渾厚，未嘗妄言，未嘗嬉遊，唯買酪則一至邑中，可數其行跡，以待其歸。徑徑還，未嘗旁遊一步也。予時方有軍事，至夜半未卧，疲甚，與

官屬閑話，輒還及此，不覺肅然，頓忘煩勞。

知道者，苟未至脫然，隨其所得，淺深皆有効驗。尹師魯自龍圖閣請官過梁下，與一佛者談。師魯自言以進退為樂，其人曰：此猶有所係，不若進退兩忘。師魯頓若有所得，自為文以記其說。後移鄧州，是時范文正公守南陽，師魯忽手書與文正，別仍囑以後事。文正極訝之，時方饌客，掌書記朱炎在坐。炎老人好佛學，文正以師魯書示炎，曰：師魯遷謫失意，遂至乖理，殊可恠也。宜往見之，為致意開諭之，無使成疾。炎即詣見，而師魯已沐浴衣冠而坐。見炎來，道文正意，

笑曰何希文猶以生人見待沫死矣與炎談論頃時
遂隱几而卒炎急使人馳報文正至哭之甚哀師魯
忽舉頭曰早已與公別安用復來文正驚問所以師
魯笑曰死生常理也希文豈不達此又問其後事尹
曰此在公耳廼揖希文復逝俄頃又舉頭顧希文曰
亦無鬼神亦無恐怖言訖遂長往師魯所養至此可
謂有力矣尚未能脫有無之見何也得非進退兩忘
猶存于胸中歟

全唐詩話

唐姚崇口箴云君子欲訥吉人寡辭利口作戒長舌

為詩斯言不善千里違之勿謂可復駟馬難追惟靜
惟默澄神之極去甚去泰居物之外多言多失多事
多害聲繁則淫音希則大室本無暗垣亦有耳何言
者天成蹊者李似不能言為世所尊言不出口冠時
之首無掉爾舌以速爾咎無易爾言亦孔之醜欽之
謹之可大可久欽之伊何三命而走謹之伊何三緘
其口勉哉夫子行矣勉旃書之屋壁以代韋弦
顏魯公為臨川內史邑有楊志堅者嗜學而貧妻厭
之一日告離志堅以詩送之曰平生志學在琴詩頭
上而今有二絲渙父尚知谿谷暗山妻不信出身遲

荆釵任意掠新髮明鏡送他別畫眉今日便同行路
客相逢即是下山時妻持詩請州請公牒求別醮顏
公案其妻曰王歡之廩既虛豈尊黃卷朱叟之妻必
去寧見錦衣污辱鄉閭敗傷風俗若無褒貶僥倖者
多遂善之後無棄其夫者

周朴唐末詩人寓于閩中僧寺假大室以居不飲酒
茹葷塊然獨處諸僧晨粥郊食朴亦携中盂廁諸僧
下畢飯而退率以為常郡中豪貴設供率施僧錢朴
即巡行拱手各丐一錢有以三數錢與者朴止受其
一耳得千錢以備茶藥之費將盡復然僧徒亦未嘗

厭也性喜吟詩尤尚苦澁每遇物搜奇抉思日肝忘
返苟得一聯一句則欣然自快嘗野逢一負薪者忽
持之且厲聲曰我得之矣樵夫矍然驚駭掣臂棄薪
而走遇游徼卒疑樵者為偷兒執而訊之朴徐往告
卒曰適見負薪因得句耳卒乃釋之後黃巢至福州
求得朴問曰能從我乎荅曰我尚不事天子安能送
賊巢怒斬之

李約觀祈雨云桑條無葉上生煙簫管迎龍水廟前
朱門幾處耽歌舞猶恐春陰咽管弦此輩豈知民隱
者邪聶夷中公子行云種花滿西園花發青樓蓮花

下一禾生去之為惡草亦此意也又詠田家詩云
耕原上田又斷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倉又
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剗却心頭
肉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只照逃亡
屋所謂言近意遠合三百篇之旨也李紳憫農詩曰
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
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
呂溫誦之曰此人必為鄉相果如其言

王子年拾遺記

燕昭王四年王居正寢召其臣甘肅曰寡人志于僊

道欲學長生久視之法可得遂乎肅曰臣遊昆臺之
山見有垂白之老宛若少童貌如冰雪形如處子血
清骨勁膚實腸輕迺歷蓬瀛而超碧海經涉升降遊
徃無窮此為上僊之人也蓋能去滯慾而離嗜愛洗
神滅念常遊于太極之門今大王以妖容惑目美味
爽口列女成羣迷心動慮所愛之容恐不及玉纖腰
皓齒患不如神而欲却老雲遊何異操圭爵以量滄
海執毫釐而迴日月其可得乎昭王迺徹色減味居
乎正寢賜甘肅羽衣一襲表其墟為明真里
任末年十四歲學無常師負笈不遠險阻每言人而

不學則何以成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為庵削荆為筆
剋樹汁為墨夜則映星望月暗則縷麻蒿以自照觀
書有合意者題其衣裳以記其事門徒悅其勤學更
以淨衣易之非聖人之言不視臨終誠曰夫人好學
雖死若存不學者雖存謂之行尸走肉耳

省心錄

士大夫若以一官之廩祿計則不知其為素餐請以
驅役之卒奉承之吏供帳居處詳陳悉算則凜然如
履冰岌然如臨淵有愧于方寸者多矣若于奉公治
民之道不加思則竊人之財不足為益矣

悉云祿薄
應知此意

古之人孝弟力田行著於鄉州黨族名聞于朝故命
之以官其臨民也安得不豈弟其從事也安得不服
勞其處已也安得不廉其事上也安得不忠後之人
強記多識專于緝綴有不知父子兄弟之倫者有不
知稼穡之艱難者盜經典子史為取富貴之筌蹄故
忠義日薄名節日衰惟賢者則不然此無他去古既
遠無成周賓興之法耳

富賚者奢侈相尚奉養之外棄廢寶貨窮極土木惟
務相勝貧賤者專于工巧伎藝古所未見一日之直
可以盡農夫終歲之利故棄本逐末耕桑者少而衣

食者多求其盈餘儲積不亦難哉
張飽帆于大江驟駿馬于平陸天下之至快反思則
憂處不爭之地乘獨後之馬人或我嗤樂莫大焉
用心專者不聞雷霆之震驚寒暑之切肌為已重者
不知富貴可以殺身功名可以致顯禍行通衢大道
者不迷心至公無私者不惑
飽肥甘衣輕煖不知節者損福廣積聚驕富貴不知
止者殺身飽藜藿者鄙膏粱樂貧賤者薄富貴安義
命者輕死生遠是非者忘臧否

芥隱筆記

山谷詩啜羹不如放麀樂羊終媿巴西按說苑樂羊
為魏將以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懸其子示樂羊
樂羊不為哀志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子而遺之樂羊
食之盡一杯中山見其誠也不忍與其戰果下之遂
為魏文侯開地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麀
使秦西巴持歸其母隨而鳴秦西巴不忍縱而與之
孟孫怒而逐秦西巴居一年召以為太子傅左右曰
夫秦西巴有罪于君今以為太子傅何也孟孫曰夫
以一麀而不忍又將能忍吾子乎山谷之謂巴西不
亦可乎

老杜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嗚呼
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樂天
百姓多寒誰可救一身雖煖亦何情安得大裘長萬
丈一時都蓋洛陽城

因話錄

范陽盧仲元家于壽之安豐其妻清河崔氏崔氏兄
即有薄田百畝在洛城之東守道力田以自給未嘗
千人常躬耕得金一瓶計百兩不言於人密埋于居
室內臨終其妻李氏以家貧子幼身後凍餒為憂崔
屏人語妻以埋金之事指其記處戒云慎勿言于人

他日盧郎中來可告也未幾盧赴調經洛中吊崔氏
之孤訖李氏述亡夫之意盧悲泣久之曰唯嫂之命
盧遂罷選持其金鬻于揚州時遇金賈兩獲八千復
市南貨入洛為崔孤置田宅兼為剖分家事既畢而
歸踰年方選竟未嘗言于人唯密親有知者盧君生
既字子嚴清望重器為世名臣信陰德之報也
或問東津先生曰昔人立法將以利人邪曰利之曰
何以後世反為害也曰因其利而奸生則反害也燧
人鑽木致民火食以熟百物安知後世有咸陽焚燒
宮室三月不絕之毒伏羲畫八卦造書契安知後世

有假鬻文字以筮道欺誑時俗之弊后稷播百穀安
知後世有推酤閉糶荼益求利之苦軒轅制車服戎
器安知後世有華澤靡麗相尚及窮兵黷武之弊制
宮室安知後世有甲第別館凌雲耀日唐虞建官列
爵安知後世有入金納粟冒取公侯禹平水土別九
州安知後世有山林川澤之稅開津堰埭之難周公
制嫁娶之禮及知後世以依術姻援而求富貴孔子
刪詩書定禮樂垂五常之教安知後世有掠儒之名
而盜聲華叨尊顯凡此觸類洩訛流蕩紀綱大壞其
本豈聖人之過邪其由聖人啟之邪其後世為治者

引而熾之邪

有詣其友生見衲衣道人在坐不憚而去他日謂友
生曰公好衣褐之夫何也吾不知其賢愚且覺其臭
友生應曰毳褐之臭外也豈甚銅乳銅乳之臭並肩
而立接跡而趨公處其間曾不嫌耻反譏余與山野
有道之士遊南朝高人以蛙鳴蒿萊勝鼓吹吾視毳
褐愈于世之朱紫遠矣

吳禮部詩話

揚與立子權從朱子游寓居蘭谿幽居詩云柴門閑
寂少人過盡日觀書口自哦餘地不妨添竹木放教

啼鳥往來多。谿頭詩云谿頭石磴坐盤桓。晴見修鱗
往復還。可是水深魚極樂。不須妄意要垂竿。有道之
言。意象自別。頗與禽語相關。窓草不去。意同後一首。
還竿非韻。不必論。

王相元章魯齋從弟勸農詩云。雲擁旌旗出翠微。勸
農五馬夜歸遲。年年祇把親耕語。說與山光水色知。
于介翁和之云。同井分田古意微。租庸遺法亦陵遲。
欲耕多是無田者。試問使君知不知。皆規諷感慨之
言也。

范浚茂明雜興詩云。乞火固得火。不如鑽燧多。寄汲

非無泉鑿井。泉盈科。君子資自得。顧豈求之他。心馬
有餘師。柰彼自棄何。又飢人嗜敗肉。渴人甘腐漿。一
為飢渴害。飲食俱失常。况茲方寸間。邪欲紛難量。微
哉此心害。禍甚飢渴傷。沒有心箴見。如朱子且有不
知。從誰學之。之嘆。愚攷其文。大槩有得于孟子為多。
二詩亦祖孟子意。杜叔高詩。龍川謂如干戈森立。有
吞虎食牛之氣。有江陰懷古四首。其一曰。天地有大
經。聖賢實先覺。一身萬世則。激懦返忠朴。周勃宜少
文。汲黯信無學。歸然社稷臣。漢豚終有托。微臣有楊
雄。百拜美新作。男兒無英標。馬用讀書博。所見卓然

程